

尤西堂尺牘目錄

賀督學程太史啓

賀嘉定劉明府啓

謝新安友人惠墨茶啓

謝人餽藥啓

上龔總憲書

上曹通政書

答周侍郎書

寓陳大司空書

公留剡公住山書

答蔣虎臣太史書

答黃九烟

答王阮亭

追薦諸亡友啓

戲與瑤宮花史書

賀張太守啓

賀劉黃門啓

夏日謝送團扇涼枕啓

代陳相公答馬總督啓

再上龔總憲書

與宋荔裳憲副書

寄王大宗伯書

公致王孝廉書

公請物外禪師書

答蔣虎臣太史書

答王阮亭

答宋荔裳

遣亡友湯卿謀書

方望溪尺牘目錄

與常熟蔣相國論征澤望事宜書

答某公書

與孫司寇書

與吳見山書

與某公書

與呂宗華書

答尹元孚書

與閻百詩書

答申謙居書

與孫以甯書

與李剛主書

答程夔州書

與程若韓書

與李覺菴書

與安溪李相國書

與來學圖書

與陳密旃書

答程起生書

與鄂少保論修三禮書

再與劉拙修書

與萬季野先生書

與安徽李方伯書

與翁止園書

與一統志館諸翰林書

答喬介夫書

尤西堂尺牘

賀督學程太史啓

伏以「翰林逼華蓋，文星朗耀於西京。綸閣對紫薇，旦月高懸於北斗。」「偕判花之大筆，」「論定千秋。」「懸視草之弘文，起衰八代。」「木天動色，水鏡增輝。」恭惟某官，鳳掖仙姿，龍眠瑞氣。「兩夫子之理學，能世其家。太史公之文章，可華於國。」「風搖鈴索，乘歸院之金蓮。」「日上花磚，吟翻階之紅葉。」「紫詰裁三官，久仰儒宗。黃麻似六經，允宜師範。」「特膺簡命，爰執文衡。」「暫謝承簡之廬，來設扶風之帳。」「春風夜雪，依然頤顯門牆。秋露晨泉，蔚矣卿雲河漢。」「彬彬文質，將還商吳盤詰之遺。落落風飄，頓洗燕趙悲歌之習。」「採輶軒者十五，必首吳南。取跡化之三千，遂空冀北。」「他年河朔，並照青藜。此日關中，遙瞻紫氣。」「職一擁書吳下，捧檄遼西。」「頗懷合組之思，生逢裸壤。雅慕鳴琴之治，遠適豐鄉。」「瘞馬獨吟，窮魚堪賦。」「幸戴二天之寵，兼叨一日之知。」「地附梓桑，溪分桃李。三年魚素，曾達龍門。」「百尺鸞坡，還親皋座。」「未及望塵而拜，敢先削牘以迎。」「敬俟下風，伏祈台照。」

賀張太守啓

恭惟某官「三戟名家，兩京雅望。」「山陰道上，著含雞鳴鶴之才。夕宿班中，擅轉筋算鞭之敏。」「競千巖而爭萬壑，胸吐青虹，襟三江而帶五湖。」「眼空白馬。」「遂轅熊軾，爰剖魚符。」「朱幡飛香水之溪，皂蓋駐錦帆之里。」「衙時龍戶，歌舞雞陵。上日馬人，奔趨鶴市。」「黃堂烟雨，獨吟畫戟之詩。翠幙管絃，皆奏袞衣之操。」

「一襦五袴，宛然麥秀家風。五馬雙旌，正爾尊羹勝地。」此十萬戶之福也，其二千石之良乎。治某「吳下阿蒙，方外司馬。」岸幘將軍之石目斷吳山。杖藜孤竹之祠，懷深燕市。「班荆疇昔，每思「霖雨三年。」望氣今朝，又喜「福星一路。」兩地之交如故，二天之戴可知。「龍門在望，悵虛竹馬之迎。虎阜載馳，敬走素魚之寄。」薄申燕賀，仰冀鴻涵。

賀嘉定劉明府啓

恭惟某官「天半朱霞，雲中白鶴。」青藜照讀，姓氏著於三韓。黃絹裁文，聲名騰於孤竹。「學優則仕，」國爾忘家。「上體天子，」已飢已溺之心，下憫斯民。「靡室靡家，」之苦。「解衣推食，」待以舉火者百家。「秣馬脂車，」其究安宅乎千里。「遂使「鳩形鵠面，」胥爲豐沛之民，因之「華穀朱輪，」首擢范陽之令。「爰飛一鶴，」鳳駕雙鳬。「製五袴於嚳城，」播兩岐於練水。「應念賣絲糴穀，」易地皆然，何難「簞食壺漿，」舉斯加彼。治弟「本家吳下，」遠宦遼西。「繪流民之圖，」有心鄭監。吹寒谷之律，無術鄒生。每歎「仁人長者，」之用心，能使「鰥寡孤獨，」之得所。「何幸北平之荒穀，復爲南國之甘棠。」桑梓皆華，黍苗如雨。「門連白馬，」佇看騎馬之迎。塞絕盧龍，未遂登龍之願。「敬修束帛，」先遣雙魚。「敢云置之袖中，」幸勿麾之門外。

賀劉黃門啓

恭惟某官「鯉首文章，魚頭梗概。」越石清剛之氣，日映青蒲。更生慷慨之風，霜寒丹甌。「龍批不避，九重嘉封事之忠。豸觸何辭，四海知彈文之正。」身輕似葉，名重如山。「猷畝歸來，」方有清露新桐之樂。深宮竊

歎已懷「疾風勁草」之思。「封檢日邊，賜還天上。」召賈生于宣室，還收痛哭之書。起謝傅于東山，獨擅風流之譽。「蒼生繫望，烏府增聲。」某「素仰斗山，幸親衡宇。」「索米長安之日，曾掃龍門。懸弧初度之辰，恭承兕爵。」「思趨松徑，喜御蒲輪。」「天子有爭臣，吾將洗樽而祝。」「聖朝無闕事。」「公且焚草以行。」「願聽鳳凰之鳴，薄申燕雀之賀。」敬當負弩，佇俟彈冠。

謝新安友人惠墨茶啓

「文房太守，墨號玄香。花苑通侯，茶封不夜。」「代郡爰稱鹿角，建溪厥印蟬膏。」「松煙出自廬山，石花產于蒙頂。」「兼斯二妙，獨有新安。」「烏聊山下，九作龍紋。靈巖洞中，片如玉乳。」「喜頒雙笏，足染三纖。驚試一旗，遂消七碗。」「墨云黑，茶云白，價並千金。茶則新墨，則陳香同三昧。」「傳家烏玦，如看劍脊之花。供佛紫茸，不數穆陀之樹。」「中山管子，對此忘形。陽羨書生，聞之短氣。」「試將墨汁，波及右軍之池。并取茶經，寫在仙人之掌。」

夏日謝送團扇涼枕啓

「周王鵲翅，扇號游飄。韋后豹頭，枕名辟魅。」「宋主畫成蟬雀，唐宮寶製鷓鴣。」「是物雖奇，非時弗貴。當茲消夏，祇取迎涼。」「蒲葵窈窕，謝公捉此欣然。石榴攢攢，張子賦成率爾。」「七輪持贈，不殊元寶。龍皮雙螭，來可比南山鹿角。」「倚烏皮之几，塵尾同揮。臥白石之床，魚鬚共捲。」「豈止班姬紈素，裁作合歡。玉女紅粧，題爲益壽。」「許持障面，不教憔悴王郎。取代曲肱，儘足逍遙莊子。」「庾亮南樓之上，習習生風。陶潛北窗之前，于于入夢。」

謝人餽藥啓

僕「風月膏肓，煙花痼疾。」「同馬卿之消渴，比盧子之幽憂。」「忽啓雙魚，如逢扁鵲。」「贈之芍藥，投我木瓜。」「紫蘇與白芷同香，黃蘗共紅花相映。雖云小草，即是大丹。」「月宮桂樹，竊自姮娥。台洞桃花，探從仙女。」「一杯池水，堪資文室之談。半七神樓，頓醒鈞天之夢。」「肺腑能語，羊叔子豈有耽人耳目。發皇楚太子無勞謝客。」

代陳相公答馬總督啓

伏以「青袍白馬，干城生玉帳之威。紫蓋黃旗，甲仗壯金壇之色。」「第「北門之鎖鑰，德雨千家。繡東國之衣裳。」「福晨一路。」「天子命之六月，老臣誦以清風。」「恭惟某官，奮跡從龍，膺符分虎。名標銅柱，伏波之家世。堪傳策著金城，橫海之樓船足紀。」「六韜三略，有熊羆虎豹之才。八陣五花，得天地風雲之氣。」「萬邦憲其文武，四國待以蕃宣。」「爰駕雙車，往綏三輔。」「鸞書玉軸，降自宮中。」「壽甲朔戈，專于闕外。」「鎖將金鎖，印銷海岱之烟。鈎用玉鈎，簾捲燕台之月。」「綸巾羽扇，鐵如意指揮三軍。綏帶輕裘，金僕姑獨當一面。」「漁陽老將，皆隨赤羽之旂。魯國諸生，半入紅蓮之幕。」「河山萬里，歌舞紛來。雲日九重，股肱斯托。」「某「海隅固陋，冀北驚駘。濫吹竽于金門，懼覆于鍊玉鉉。延英東閣，思范公數萬甲之才。議事南衙，求孫子十三篇之路。庾樓在望，每懷風月之談。李壁方新，長燭斗牛之氣。」「有書尺一，辱文藻之繽紛。其車三千，佇武功之赫濯。路車乘馬，遠漸雙鯉之投。玉案金刀，未展七襄之報。」

上龔總憲書

恭惟閣下「北斗上公，南山君子。」起大小僊之後，卓爾不羣。介左右流之間，峨然獨秀。「有鐵石梅花之氣，概兼山川香草之風流。」「鼓吹六經，而丘索與墳，如琴瑟笙簧之並奏。鹽梅九鼎，而兵農禮樂，若羔膾蠶醢之咸宜。」「爰貳爽鳩，白雲起而圓扉鞠草。諱專司馬，紫蓋見而玉帳生風。」「久造膝子席前，遂彈冠于柱後。」「擅烏府先生之望，七貴泥樓。聽驄馬御史之謠，三公避路。」「摧剛直柱，舍狐狸而聞豺狼。指佞觸邪，視鷹鷂之逐鳥雀。」「霜風捲地，霖雨回天。」「朝廷頒其議于政事之堂，則爲快活條貫。草野襲其書于金石之錄，皆曰忠愛文章。」「總一合之紀綱，楊橫多角。秉九流之刀尺，簪盞龍門。」「庶乎得聖人之清，如此任天下之重。雖兒輩走卒，盡知安石之爲蒼生。况屬吏門生，不仰季長之有絳帳。」「聞風能立，觀海思歸。」「銅一吳下阿蒙，南州孺子。」「操三寸管，輒輕千騎。東方擁五車書，漫擬百城南面。十年不遇，遂令鄧禹笑人。四海無儔，未見鮑生知我。」「臣飢欲死，壁立相如。予去何之，遼窮阮籍。」「竟折腰于五斗，將糊口于四方。」「仕有時乎爲貧，顧慚小草。出無辭于排難，正遇盤根。」「遠戍功名，端憂歲月。」「王粲登樓之日，淚滿青衫。班超出塞之年，愁生白髮。」「李將軍之故地，夜聽邊聲。王車騎之間曹，朝看爽氣。」「文成鸚鵡，禍衡悲尸。冢之閭，跡寄鵲張華感樊雉之下。」「翟尉之門羅雀，松菊無存。史雲之釜生魚，樵蘇不爨。」「焚琴煮鶴，一飽無時。納履捉衿，孤寒何地。」「坐然明于堂下，孰許論心。逢甯戚于車前，誰憐扣角。」「鸞台鳳閣，無非甲乙之才。幸野礪溪，終是斗筭之器。」「以家門考經濟，則由求從政。寧居陽貨之先，以科第論文章，則李杜稱詩。必出顏標之下。」「自非九方相馬，肯略牝牡驪黃。或者大匠掄材，不棄輪囷枯朽。」「荆山不剖，卞和泣血以相明。豐城久埋，雷煥望氣而自躍。」「鍾期未遇，朱紱無三。款之音，殷鄧當前。鉛刀有一割之用。」「求人非易，知己良難。」「昔國子先生屢上書于宰相，汝南太守亦自贊于康成。愚固不倫，願實相等。」「楷模在望，孔融登元禮之門。奇字滿牀，侯芭入子雲之室。敢言桃李，聊借參苓。」「伏望尺寸兼收，斗升分潤。操其長綆，援絕壑之行人。假以餘光，照寒

鄰之續女。」「老驥伏櫪，尙效馳驅。飛鳥依人，寧忘飲啄。」「苟以蟲臂鼠肝爲足用，將附龍鱗鳳翼而彌彰。」「至乃「風雅一塗，不啻編摩數載。」「湘東三管，筆冢曾封。鄴下五言，詩城自築。登山臨水，不無刻羽之聲。弄月嘲風，每有雕蟲之悔。」「方外司馬，長嘯恆多。江東步兵，短歌間作。」「辟草堂之吟雨，壑真布鼓之過雷門。」「所賴「弘獎風流，揄揚月旦。」「排沙簡寶，舍短收長。點鐵成金，改煇作好。」「筆則筆，削則削，一字南金，步亦步，趨亦趨，終身北面。」「小子有造，荷明師之教成，大言不慚，資鉅公之絕倒。」

再上龔總憲書

語云：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然則士非知己，固無可用之日矣。夫使士終身不遇知己而不用，或誤爲不知己者所用，二者皆無足惜。惟是遇知己矣，上欲援之而阻于格，下欲攀之而懸于勢，逡巡却顧而時已去，機已失，使知己有不獲用士之憾，使士有不克效知己之羞，斯足爲天下所大痛耳。今有畜千里之馬者，以駕鹽車于九折之坂，旁人不識也。伯樂過而識之，其馬淒然長嘶，伯樂亦潛然流涕，乃告其主曰：「此良馬也。」又稍稍語其旁人，然是馬也，風霜憔悴之形，厓谷顛踣之狀，皮相者無一取焉。且田野之子，農行三十里，賈行五十里，乘千里馬安之。雖其旁人亦無能以千金市之者。設有圉人牧吏，飾以金羈，絡以玉勒，騎而致之長安大道之東，洛陽小苑之西，星飛電躍，光采炫耀，左右歎羨，價增十倍，然是馬也，寧老死于九折之坂，而不願爲圉人牧吏所得。何者？感伯樂之一顧，而思爲之用也。今世所謂伯樂者，舍閣下其誰哉？攬四方之紀綱，秉百工之力尺，位已尊矣，望已隆矣。文章經濟，赫然稱當代一人矣。而猶傾心於下吏，肯首于愚生，褒尺寸之才，揚纖毫之美，故長安四方之士，郵相傳說，莫不慕閣下之知，侗爲特奇，而幸侗之受知于閣下爲獨至也。然侗之年已踰三十矣，踟躕于卑官棲遲于絕塞者，三年于茲矣。今秋一病五十餘日，假使三日不汗，七日不食，則卒然溘霜露，填溝壑，雖欲長侍門牆，

豈可得哉。又使掌銓衡者計其年限等其資格授以遠方一丞則洞必流離坎壈于「山巔水涯」之外終不得奮其舌而昂其首。否則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倘將長爲農夫以沒世而玉階方寸地迄不敢望焉。洞固已矣獨使長安四方之士郵相傳說以爲有知己如此而士尙不用有士如此而尙不爲知己用相須何殷相遇何殊有不慕者轉而爲歎幸者變而爲悲哉。昔馬周年僅四十餘耳太宗及其壯而用之遂成貞觀之治賈誼年亦三十三文帝知而不用竟死長沙向使文帝及賈生之壯而盡其才功名豈在馬周下而二子遇不遇懸殊者則以賈誼排于絳灌馬周引于常何「士固伸于知己而詘于不知己者」諒矣。夫才雖天生而器由人造豫章之才莫不知其良也荆山之璞莫不知其貴也然木與石默而不言一旦有匠焉斧之鋸之曲之以爲輪輻方之以爲門戶有匠焉琢之磨之雕之以爲杯斚飾之以爲佩環而木與玉終無言以自明焉徒使建章之樗櫟明堂之甌窳笑人千載而其時卽有卞和郢石者見亦相與悔恨而莫及豈不哀哉。然馬之遇伯樂木之遇郢石玉之遇卞和者十有八九其不遇者偶耳。顧與其流涕于未遇之時悔恨于不遇之後不若馬之善鳴木與玉之能言者脫田野之足去拙匠之手不爲圉夫牧吏所得與樗櫟甌窳所笑故以狂瞽之言陳于知己之左右幸憫而察之。

上曹通政書

洞聞之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是以毛遂贊於趙相君子非之方朔嚮于漢廷賢者爲恥。語曰「抱壁途乞無爲貴寶」一儒者大雅固不屑矣。然而駢驥折於九折之坂見伯樂而長嘶梧桐生于千仞之岡遇伯牙而發响何則相皮者衆知音者希。鹽車雖困不邀剪拂于圉人梁木雖隆不吐宮商于匠石。此越石求伸于知己昌黎貴遇于大賢豫讓許身于知伯侯喜矜色于盧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夫車鑠至微荀最取以和樂爨材垂朽蔡邕斷以成琴「牛溲馬渤」而越人求之「竹頭木屑」而陶公不棄是故物無美惡

當時則貴。士無賢不肖，遇人則名。遽除入宮，目以蛾螽。蠶韭登俎，配于雕胡。撥其枝葉，則椒蘭無馨香之芳。假其羽毛，則燕雀有飛鳴之勢。所以蟠木求其先容，圭璋貴乎特達。兩美必合，尙庶幾焉。恭惟閣下四海偉人，千秋作者。文章高視西京，意氣比倫東國。如泰山北斗，莫不仰其高。而景星慶雲，爭先覩爲快。方今大道平康，四門雍穆。鵷鷺盈于九列，變龍布于兩階。而閣下于焉至，謬謬以昌。一作朕股肱，爲王喉舌。宣室之論，天子獨重賈生。武帳之奏，公卿皆憚汲黯。矧夫蓬茅布褐，郡邑簪纓。接其丰采，草木之藉陽春。承其美談，魚龍之逢風雨。有不延頸龍門，摩肩鐵限者哉。若侗者，江表腐儒，廬中窮士。讀古人書，五經六藝之說，既聞其詳。友天下士，三君八及之名，亦知其概。志大而才不逮，氣矜而力不足。名隨謗至，命與仇謀。一書十上而不行，一學三年而不穀。易衣并日，悲歎窮廬。于是遠追抱關之義，近維捧檄之心。身既可以許人，仕有時乎爲養。夫莊周游戲于漆園，曼倩浮沉于金馬，達人之高致也。長孺薄淮陽而不爲，十元守未陽而不治，志士之遠謀也。以侗視之，皆非其比。自無舊業，敢恥微官。一命雖卑，一陳力就列。執意蹇而又蹇，放此邊關。長沙卑濕，賈太傅之傷生。潯陽蕭條，白司馬之掩泣。既謝投筆之功，但增掣肘之患。頗抱鳴琴之興，時懷索米之憂。歌不飽而兒啼，賦無衣而婦歎。涼風九月，塞雁南飛。哀杵亂鳴，悲笳互動。望長安而日遠，睇吳市而雲飛。秦公子之登樓，楚大夫之處廓。感時撫景，惆悵何言。亦嘗驤首青冥，思自奮激。而泥塗偃促，振拔無由。唐人謂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以侗年境當之，正子桓所云「已成老翁」，但未頭白耳。夫漢以策取士，而班馬揚雄不與。唐以詩制科，而李杜浩然遺之下者。勿論，豈子虛太玄不及公孫春秋。北闕南山，不如湘靈鼓瑟乎。然非破拘攣之見，馳域外之觀。鮮能物色于風塵，網羅于塵廓。世俗悠悠，奉明經爲鴻寶，祕聖書爲金籙。執斯以概，則屠釣胥靡，終非俊物。賞郎掾吏，必乏奇才。磊落不羈之士，有稿死岩穴，投老遐荒耳。惡能揚眉抗手，隨誠懇于本朝。行話談于當路哉。雖然，寧戚不恥飯牛，而商歌以感管仲。王猛不羞捫蝨，而雄辨以動桓公。李白上書相國，而自署海上釣鯨客。王適投刺將軍，而自名天下奇男子。侗雖不

敏，請侍下風。倘不麾之門外，則「升堂入室」，小子何敢讓焉。金非莫邪，而類躍冶。玉豈連城，而將泣血。賤似葑菲，而思「下體之探」。質同駘驚，而求「一顧之知」。齒牙餘論，願先生勿惜也。銅自束髮，學爲詩歌古文詞。慕吉甫之穆若，懷德璉之斐然。戶牖都着，刀札遂有。然昌黎以爲大慚，子雲悔其少作。世無玄晏，則太冲三都，未免覆瓿耳。以閣下黃初家世，正始元音，金石笙鏞，會豐而鼓。秋水向若，奚啻大巫。願鳳輝丹穴，華蟲猶飾于林中。虎嘯谷風，蟋蟀尚吟于床下。雖不自諒，各有所長。青蓮鳥夜之作，賀監解貂。昌谷雁門之行，文公束帶。才雖愧于古人，事實希于往轍。絕塞無友，俗吏寡聞。竊恐「刻鵠不成」，「探驪未得」。守「井蛙之見」，貽「遼豕之嗤」。敬錄篇什，仰陳函丈。幸而教之感且不朽。以筵撞鐘，以蠡測海。放言無章，在望寬其督責。少垂察焉。

與宋荔裳憲副書

前者仙丹經于敝邑，殊乏菱蒲之獻，虛邀蓬華之輝。顧影和慚，望塵增悵。恭惟閣下爰自燕山，聿綏海甸。風流吐納，襟三江而帶五湖。才略縱橫，競千巖而爭萬壑。黃旗晝見，紫氣秋高。某本菰蘆，有如樗櫟。嘗仰昌黎之北斗，得交安石于東山。邂逅登龍，追隨附驥。竊訂千秋之雅，相將十載于茲。至如季布居官，恆遭謗議。屈平去國，不乏離憂。每荷包容，更加推輓。此拔山超海，負德難勝。垂露懸針，書恩不盡者也。惟是放逐以來，窮愁日甚。叩門乞食，終無一飽之歡。閉戶著書，未免單寒之苦。歎遭逢其已矣，矢報効以何從。信乎枯木朽枝，無取才于哲匠。或者遺簪墜履，不見棄于仁人。決西江之水，可活枯魚。垂北海之雲，自依窮鳥。雖有驚馬，差許驅馳。毋論鉛刀，亦堪剗割。庶幾田文門下，仍留長缺之賓。庾亮樓中，不去胡床之客。旣兄行李，附候旌麾。率爾無文，定資絕倒。

答周侍郎書

僕束髮受書，卽知中州有元亮先生。昌黎所謂「景星慶雲」，穎濱所謂「高山大河」也。今乃得登龍門，親燕笑，不勝喜慰。二十年夢寐爲不虛矣。僕亦嘗北走燕趙，南入閩越，中歷齊魯楚豫之區，求當世之大人先生者而從之遊。大約錢穀之外，別無政事；簿書之外，別無文章；拜跪之外，別無面目；酒食之外，別無肝膽。天下士有投一刺獻一書者，不標之大門，則束之高閣耳。嗟乎！被龍章于裸壤，奏韶樂于蠻俗，誰爲爲之，孰能聽之？此虞生所以歎恨于青蠅也。求其下士之誠好文之篇，如閣下者，有幾人哉？信乎相須之殷，而惜乎相見之晚。使僕于二十年前，遊大賁之門，稍得吐捫蝥之談，奮雕蟲之筆，斟酌千秋，馳驅萬里，或有可觀。小草雖微，亦藥籠中物也。至今日周游晚歸，風雨相半，焚書瘞筆，投老空山，雖有尺寸之才，亦焉用文之而已。雖然，僕之向往，則有在矣。濟南生云：國家無吾輩文章之士，則鳳鳥不鳴于岐山，而仁獸化爲橋杙。夫麟鳳雖不常生，然必問世一出。不然者，怪鵲登壇，野干執幟矣。鸚鵡決于榆枋，亦慕丹山之彩；驪黃蹀于棧樞，亦仰大角之祥。惡有對怪鵲而長鳴，朝野干而率舞者哉？承頒大集，于大江中讀之，碎礪溷泮，與潮音相答，洵奇觀也。尺牘一選，尤見精詳。子桓稱元瑜書記，翩翩作樂，而劉公一紙至賢于「十部從事」，豈小道哉？竊不自揣，錄近作數首，呈之典籤，明鏡在前，雖嬾母無所匿其醜矣。亡友湯卿謀少年早夭，其遺集湘中草，可以傳世而未得其人以傳。知明公于存沒之誼最深，故摘其尺素數則寓覽，此未足盡人才之萬一。蓋哀其無聞，庶乎附作者以彰焉。伏惟留意。

寄王大宗伯書

侗自辭絳帳，遂出青門。策蹇足以言旋，挂征帆而長往。于斯朱夏，爰渡黃河。雖去國之悲，平生已矣。而歸田之適，意氣浩然。「松菊猶存」，「琴樽無恙」。便當躬披短褐，手執長鋤，釣魚東海之濱，種豆南山之下。聊云卒歲，敢曰違時。惟是刀筆小吏，受至尊之知，章句庸儒，奉大賢之教，而功名不立，學業無聞，霜露忽凋，草木同腐。以此抱

愧未能解憂耳。然而易著見幾，書稱知命。侗雖不敏，「請事斯言。」所賴仰託門牆，俯哀溝壑，知白雪之寡和，附青雲而益彰。苟達微忱，甯愁遠道，時因羽使，率候與居，書不盡言，翹首而已。

寓陳大司空書

侗嘗聞之古人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而語又云：「士爲知己者用。」二說似相反，而實相成也。夫「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君子非之。然揆之人情，有不能已者。士當貧賤之時，居無鄉曲之譽，出無廊廟之援，名沒齒而不稱焉。設有一人侈口而譽之，垂手而援之，俾得奮其舌而伸其筆，雖未榮貴其身，鮮有不感于心，動于色，流連慨慕而不能忘者。虞翻所謂「天下得一人知己，可不恨也。」此在比肩之輩，尙爲刎頸之交，而況遇合于鉅公，見推于大賢乎？鄒陽有云：「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容，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信乎莫爲之前，雖美弗彰；士之待舉，亦猶是矣。顧古之薦賢者，舉爾所知而已。周公之時，執贊而見者十人，還贊而見者三十人，貌贊之士百餘人。趙武所薦白屋之士，第庫者六十家，豈必人與之相得，家與之相識哉？今之侗賢者則異，是非有肺腑之感，則弗親也；非有銜盃酒之歡，則弗信也。無左右乎繆公之側，則弗思也；不日掃平陽之門，則弗見也。雖有盛名之下，觀聽望深，而聞聲相思，進前不御者多矣。何者？人未易知，知人不易，恐其名不副實，因而累我也。怨不酬德，反而負我也。蓋陳勃舉茂才，不以實，削戶二百。何武舉正直者，盤辟失禮，亦坐左遷。至李德裕薦白敏中，不惟背之，又下石焉。是以當路公卿，雖其平生握手之交，猶豫而不敢任，囁嚅而不肯談，況乎越拘攣之議，馳域外之觀，用心于無望之地，施恩于不報之人哉？若閣下之與侗，雖吳越相去三百餘里，未嘗一望見顏色也。以大司空之尊，俯視邊庭散吏，不啻上下牀之別也。侗之歸田灌園，已二十年矣。未嘗有人書寸牘及長安貴人之門也。雖有謬悠之說，荒唐之言，著之詩文，傳於流俗，今其爲技亦已薄矣。且少不

如人老將至而毫及之，其學業進否，未必有加于昔也。而閣下毅然獨斷，選于衆人之中，達于天子之側；此非深知侗者不能。今也皇上親試闕庭，猥蒙採錄，擢之侍從之班，令以纂修之職，則庶幾奉命承教，可幸無罪矣。若侗自揣樗櫟之質，非棲桷之需，絺綌之材，無繡黻之用，萬一奏對不稱上旨，擯斥而去，固其所也。豈不羞門牆而貽笑當世之士乎？誠不知閣下之知侗者何等，其舉侗者又何說也。雖然，閣下之知侗深矣，而侗尚未能受知于閣下者，桐放廢已久，且有犬馬之疾，杜門却軌，長爲農夫以沒世，其出山之思，如牧羊者之鼓吹車，蓋未嘗夢及之也。一旦奉詔重登仕籍，身本吏也，豈敢驕語高尚，但以麋鹿之性，被犧牛之文，既不合時，亦違所好，去秋復遭亡妻之變，悲傷涕泣，「方寸亂矣」，雖欲勉自修飾，以圖報稱，其道無由。前曾詣部請急，例不見許，稍俟史局告成，便當上表陳情，乞骸歸里，釣魚種豆，以終年餘。此侗之素志也。然則侗固不能爲知己用，卽閣下亦焉用侗爲哉？閣下固未嘗與侗相見，但聞吳下有此阿蒙耳，亦未知侗之類唐潦倒，一至於此。然其「薦賢爲國」之心，出于誠而不爲公門桃李計耳。此固一人信之，羣公諒之，而侗所流連慨慕而不能忘者此也。侗以「一介書生」，往受先帝凌雲之賞，今皇上起之草茅，置于翰苑，兩朝知遇，雖子雲相如殆無以過。而閣下與大司馬王公，前或推之後，或挽之，獎進踰分，誠非所堪。然侗得知已于吾君吾相，亦已足矣，豈必日受千金之賞，一歲九遷其官乎？侗之赴詔，值閣下奔喪南遷，未獲晉謁，都門羈絀，侍側尙未有期，敢以奏記先之。然叔向不謝祁奚，而韋澳唐介，亦恥呈身識面。候問之不時，儀文之不備，皆非閣下之所責也。侗再拜。

公致王孝廉書

愚聞春秋責備賢者，蓋以忠孝節義之事，惟賢者能爲之。人有忠孝節義之事，亦惟賢者能曲成之，樂與之。雖詩書所載，數千年以上之事，聞之莫不喟然嘆興也。況生在同時者乎？雖道路所傳，數千里以外之事，聞之莫不勃

然感動也。况近在一家者乎。故古之人，忠如伯夷子胥，孝如申生伯奇，節如共姜伯姬，義如豫讓鉏麂，其死也，人皆哀之敬之。其死而尚未至於死也，人必被髮纓冠，匍匐以往救之。夫伯夷子胥諸人之志在於死也，理之正也。而人不忍伯夷子胥諸人之卽至於死也，情之至也。惟賢者可與言理，惟親者可與言情。故春秋責備賢者而僕等於賢而親者，責備有加焉。練川之有閣下喬梓，非當世所謂賢者乎。閣下之于貞女秀文兄妹也，以尊大人視之，猶女而女也。天下之至親，孰過乎是乎。今聞貞女之事者，士大夫則酸鼻流涕，匹夫匹婦則曠若發矇。閭巷小人亦慚愧浹汗，以爲「鐵中錚錚」，閨中佼佼，而在王氏，則猶之景星慶雲也。祥麟威鳳也。嘉禾芝草也。太原積德，累葉簪纓，其發祥于閣下喬梓者，勿論。卽使推而大之，如關西之四世三公，河東之三代宰相，愚以爲未及貞女之生爲家庭之瑞，宗族之榮也。何者，天道之于富貴，以爲庸俗之物，不甚矜惜，而忠孝節義，必自間氣所鍾。其鍾于奇女子者，尤罕見焉。然天既甚愛之矣，又若甚害之，使之生，使之死，使之死而復生，使之生而欲死。其摧挫而扼塞之者，如孟子所云「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窮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極千古聖賢豪傑之患難，交集於一女子之身。吾不知天之意，固愛貞女之節，而宛轉磨鍊以成其名耶，抑將害貞女之節，俾之流離顛沛，以殞其軀耶。語云「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又不知人之意，當助天之虐，坐視其凍餒而不救耶，或者體天之愛，而稍扶持周給，以爲名教之勸耶。二者，閣下宜奚取也。閣下喬梓之于貞女，愛之亦至矣。始則鞠育之，教誨之，締以婚姻，可永畢矣。其負約也，所謂「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者，幸尊大人不奪其志，却楊氏聘，而貞女免於一死。及改卜朱家，吞環絕命，而母歸如故。幸閣下投袂而起，挽車以歸項氏，而貞女免于再死。然此後厄於南翔，羈於楓涇，流於吳門，嫡母見逐，舅姑相背，飢無粟，寒無衣，居無敝廬，貞女之濱於萬死者數矣。豈止一死再死乎哉。聞之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夫使貞女之不失節而得不死，閣下之惠也。而使貞女之不失節，卒得餓死，亦豈閣下之心乎。今吳中大無流民，載道閣下以拯飢濟溺爲心，見老弱之轉溝壑者，必思養糜以舖之矣。見壯

著之散四方，必思築舍以安之矣。然猶有可諉者，曰疏且衆，弗能徧也。其宗族朋友之貧者，苟有緩急，叩門必應。先賢如范文正，置義田，忠宣助麥舟，閣下父子好義，當優爲之。况提攜一弱息乎？假使秀才僅無知女子，所配不良，廢棄家人產業，然憐其孤露，撫如己出，猶當終身衣食之。况貞女大節，雖烈丈夫不如者乎？項郎雖貧賤，年少讀書能文，是未可量也。漂母哀王孫而進食，况半子乎？今擬一不倫之事于此。卓文君夜奔司馬相如，其父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相如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身著犢鼻裋褌，而令文君當壚。王孫聞而恥之。人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于長卿，長卿雖貧，其人材足依也，奈何相辱至此？」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今項郎之才，未知與相如何？若然，以貞女視文君，則天淵矣。而閣下喬梓又非王孫之比，獨不能分一箸乎？任西華冬月練裙，路遇劉孝標，泫然矜之，彼故人之子且然。屬毛離裏，何忍棄之若遺也？雖然，世態悠悠，天倫陌路，吾何望焉？惟閣下爲當世賢者，賢者必篤於親，故望之獨深。望之深，則責之不得不切。愚按春秋責備賢者，故于晉文公之侵曹，伐衛，雖意在救宋，猶譏其復私怨而忘同姓之親。此胡氏之深文也。然春秋亦有爲賢者諱，如救邢而不言狄滅邢城，楚丘不言狄滅衛城，緣陵不言徐莒脅杞。公羊氏一書再書，皆以爲桓公諱。蓋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其救之城之有繼絕存亡之功，雖文不與而實與之。又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今閣下之于貞女，匪直曹衛同姓之親也。貞女之處今日，則幾幾乎有三國滅亡之憂矣。度閣下之心，必深以爲恥，量閣下之力，豈遂弗能救歟？齊桓晉文之事，將奚擇焉？僕等之敢于責備賢者，正深欲爲賢者諱也。狂瞽之言，幸賜垂察。

公留剖公住山書

恭惟剖石大和尚，德茂三明，功深十定。花開五葉，獨承賓主之傳。月出萬峯，親受君臣之位。借竹篋而顯道，妙義風翻。把鉞斧以開山，威音雷震。揚眉瞬目，百尺竿信手拈來。運水搬柴，七斤布隨身著去。地周十笏，啓八界之金繩。天轉三輪，裝千尋之寶座。碧岩青嶂，皆成歡喜之園。翠竹黃花，盡繞總持之樹。漁洋罕澤，象此宗家。震澤鴻溶，歸于性海。蓋現身說法，三十載于茲。而禮足投誠，五百衆以下。某等持四句偈，尚苦舌本生疎。參一味禪，恆歎拳頭不識。幸接傳燈之教，獲登選佛之場。方謂永渡迷津，長遊覺路。而道途傳說，忽聞飛錫之期。方丈貽書，遂示拂衣之願。深惟雅尚，未愜愚衷。假云「三宿必成」，則達磨九年面壁，已恨其多。果以四教爲懷，則智勝十劫道場，猶嫌其少。況此聖恩上利，實由仁德中興。新蔚祖之華幢，振漢公之法鼓。僧祇大衆，並仰門槌。梵釋諸天，咸依坐具。而乃輟珠輪于末路，斷寶筏于中流。竊恐猿鶴吞聞，龍象掩色。桃花陌樹，徧地蕭條。鹿苑雞園，一時寂寞。一昔馬祖八十，猶然口吸西江。趙州百齡，正爾眼鑠天下。矧師道臘未及古稀，即使力倦翹勤，志存休息。亦當臻絳人之甲子，祝黃髮之春秋。廣集人天，善來縑素。博採株杌之衆，別傳獅吼之兒。然後打破禪牀，擲開拂子。將掉頭而不住，縱撒手以何難。今開堂既無持鉢之人，退院又少卓錫之地。雖高如汾業，折脚鑪甚處安排。貴比南陽，無縫塔未曾製樣。豈惟羣心戀慕，頓失眞如。抑覺大事倉皇，不成解脫。一旦愚聞五蘊，非有四大本空。固泯去來，甯分人我。若認昔來今去，似添一段因緣。必欲離我求人，又造兩重公案。徒慮修齋婆子，不免燒菴。祇恐出院文殊，終須喫棒。聊供一喝，仍望三思。伏願擴濟世之弘慈，投閒之小讓。西山露柱，常護軍持。北寺伽藍，還迎拄杖。則馬鳴龍樹，悉馳驅三乘之年。并石女木童，俱歌舞四門之日。

公請物外禪師書

恭惟物公和尚，妙年悟道，正法當機。脫下青衫，便著七斤之布。擲開翠鏡，已持八角之盤。卓爾萬峯，鉢早傳于玄

慕泓然一水，杯復渺于青蓮。人天並仰音輪，道俗咸歸慧炬。茲有西山化成菴者，雪飛千尺，當年處士之家。雲覆十方，此日頭陀之寺。住持靜默，薰心抖擻，竭力經營，雁堂輪奐，於金繩螺髻莊嚴於寶象，尙虛十笏之壙，未逢九帶之人。欲闢叢林，須延上座。伏望秋風飛錫，曉雨拈花，垂一足以開山，現三身而說法。探竿振喝，遠宏臨濟之宗；揮塵清談，重起支公之席。將見滿堂枯木，皆參豎指之禪；并令一片寒岩，盡化點頭之石。

答蔣虎臣太史書

比見邸抄，得公疏，知已謝病歸里。輦上貴人，戀棧不休，而公棄熱官如敝屣，非道力勇決，安能若此。記往歲有詩寄懷云：「山中叢桂發，可以招王孫。」公答教云：「從軟紅中回，憶故鄉風物，如飢人覓食，何暇勸導。」小山叢桂，不待公招，行自招矣。今果踐宿諾，將待公于西山千尺雪邊，把臂話舊，真一快也。惠師北歸，接讀手札，至末簡爲之一嚇，直得通身汗下。旣而思之，匿笑不止，聊爲公剖之。蓋「巫山雲雨」之事，迄今數千百年，詩人別爲美談，卽舉其尤雅馴云：「微生盡戀人間樂，惟有望王憶夢中。」又云：「一自高堂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苟無交感之私，王何憶之有，而旁人亦何所疑。詩人一字，冷然定案。然有識者，辨其夢非襄王，按高唐賦云：「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爲高堂之客，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先王謂懷王也。若再見夢于襄王，幾乎「父子聚塵」，無禮實甚。且神女賦本文：「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對曰云云。」君告其臣，不應曰對。玉曰：「狀若何也？」王曰：「茂矣美矣云云。」後又云：「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不應，重疊王曰：『此一點之訛，更爲玉夢無疑也。』來教云：『宋大夫原未有實事，』固然。賦云：「牽予幃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貞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又云：「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頽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夫神女旣託體先王，爲臣子者在君父前，豈敢

昌言苟合，爲尊者諱，不亦宜乎。然至於目略微盼，精彩相授，則感動依憑，爲已極矣。必抱衾而成親，待挂冠而爲密者，皆形骸之論也。其後所賦「東家之子」，亦彷彿此意。時稱玉口多微辭，殆不虛耳。然遽執此爲玉罪，則未可蓋玉所賦者夢也。夢生於想，想生於因，乃亦有無因無想而爲夢者。至人無夢，則已。苟有夢，則充類至盡，極天地間奇怪齷齪恍惚顛倒之事，無所不有，而況區區一夕之歡乎。湯臨川牡丹亭云：「此女夢中所犯，如曉風殘月。」玉之罪，無乃類是。抑有過于此者。曹植求甄逸女不遂，後爲文帝所得。黃初入朝，帝以后所遺枕簪之歸途感而入夢。因作賦曰：「感甄明帝嫌其不雅，改曰洛神。若比例斷獄，則子建有陳平直不疑之嫌矣。罪不加于玉一等乎。且玉神女，尙有故事可證。子建洛神，直是平空誣坐。來教譙以汚穢神人，褻瀆造化，則宓妃與赤帝之女，何以異焉。果如公言，神女必清虛高潔，體絕婚媾。乃懷王一席已爲白璧微瑕矣。夫神人雖殊陰陽一理，驪騎神君之事，紀在正史。若智瓊之適弦掾，蘭香之嫁張碩，彩鸞之伴文簫，沈亞之娶蕭家公主，章安道配后土夫人，李瓊玉至爲虞舜之辟陽侯，雖荒唐狡獪，未可盡信。文人好奇，稍豔稱之，總以巫山一篇爲公案耳。以此推之，朝雲暮雨，夢固無徵。卽神女豈有其人，不過如子虛亡是之流，或有所假託而名焉。如子建之感甄后，而名洛神，安知玉不感于東家之子，而借神女以發其思慕鬱結乎。古人著書，寓言十九。玉嘗爲大言賦，方地爲車，員天爲蓋，長劍耿介，倚乎天外。」小言賦云：「館於蠅鬚，宴於毫端，烹蠶腦，切蟻肝。」其說夢也，亦若是已矣。夫以男女之情，而寄之于夢，夢寐之緣，而託之於神，鬼神之狀，而形之於文，莫非幻也。而僕復以古人之文，演而爲戲，則尤幻之幻者。如海市蜃樓，鵝籠錦障，倏忽吞吐，不可究詰。今立傀儡於前，而大人先生正襟危坐，以責之不幾夢之中，又占其夢乎。然僕之作讀離騷也，蓋悲屈原之放逐，而以玉附傳焉。離騷以夫婦喻君臣，九歌云：「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似乎淫褻之至，而其旨要歸于正。玉固學於師也，特借神女之事，以感諷襄王，而惜乎王之不悟也。昔世祖皇帝覽而善之，深知鄙意，故令教坊演習，以要忠臣之勸，而公不加細察，據爲罪案，斯僕所大痛也。既而

笑曰：吾挾天子以令諸侯，使襄王而在，亦當自誣服。况異國大夫，何處稱屈。蔣先生雖有柱後彈文，其如我何。然非公無以發我之狂言，嚴冬苦寒，一博胡盧而已。

又

書至，知公已游華山，兼示詩記，敘次歷歷，使人恍然如置身蓮花玉女間，甚羨。至云：「當時惟懼一跌爲泥，今日又恨不飛身直下，化爲輕塵，與希夷同不朽。」不覺啞然失笑。昔昌黎登華山痛哭，垂書訣別家人，昌黎非畏死者，直是一腔悲憤，無處發洩，借華山爲痛哭場耳。然太白登落雁峯，恨不攜謝眺驚人詩，搔首問青天。此等與致，又何奇曠乃爾。今公此游，先憂後樂，將在韓李季孟間耶。惜僕不追隨其後，與公一歌一哭，使山鬼見而却走也。

答黃九烟

辱贈扇頭十絕，首云：「今朝喜得見尤侗。」見者無不怪之。僕解之曰：「白也詩無敵。」杜甫詩也。「飯顆山頭逢杜甫。」李白詩也。下此則「不及汪倫送我情」，「舊人惟有何戡在」，「無不呼名者」，又何怪焉。不特此也，人苟知己，則行之可，字之可，名之亦可，即呼之爲牛，呼之爲馬，亦無不可。苟非知己，則稱之爲先生，直叱之爲老奴耳。尊之爲大人，猶罵之爲小子耳。至於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則其人爲何如人哉。白之名甫，甫之名白，先生之名侗，一也。誠恐先生借僕名押韻耳。苟僕而可名，僕不朽矣。

答王阮亭

開札便云：「寒夜大風雨，臥不成寐。聽黃河濤頭，直徹枕上，輒作四詩寄懷。」僕已知公必有絕妙好辭，及讀第

一首云，「南苑西風御水流，殿前無復按梁州。飄零法曲人間遍，誰付當年菊部頭。」遂歎歐泣下，掩卷不復讀也。李嶠水調，「山川滿目淚沾衣，一本不爲明皇而作，乃明皇聞之，潛然出涕，不待曲終而去。况公爲僕作恨賦哉？語云，「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漢宮人爭誦王褒洞簫賦，元稹樂府，傳播妃嬪，呼爲元才子。有此知音，亦復何恨。但時移事往，未免感傷耳。海水泊沒，山林杳冥，羣鳥悲號，伯牙援琴而歌，以爲先生殆移我情。想公作詩之夕，黃河湯湯，亦定有馮夷擊鼓，湘靈鼓瑟也。

又

來書謂僕清平調一劇，爲吾輩伸眉吐氣。第不圖肥婢竟遠勝冬烘試官，摩詰出公主之門，太白以妃子上第，乃知世間冬烘試官，愧巾幗多矣。讀竟太息，又復起舞。僕謂天下試官，皆婦人耳。婦人中又皆登徒之妻，河間之女，無不愛秋胡之金，從使君之騎，易所謂「見金夫不有躬也。」若閨閣憐才，反過試官十倍。無論昭容之賞，延清公主之薦，摩詰卽旗亭畫壁，雙環發聲，此時王郎感恩無地，願拜座主而不辭也。太白賦清平調，「上親調玉笛，以倚曲，每遍其聲以媚之。太真以頗梨七寶杯，酌西涼葡萄酒笑飲，斂繡巾再拜。」据本傳如此，不止「天子門生」，眞爲貴妃弟子矣。假使太白當年果中狀元，不過官宰相作試官耳。設不幸出林甫國忠之門，恥孰甚焉。何如玉環一顧，榮于朱衣萬點乎。太白聞之，當浮大白，絕倒吾言。然僕甫脫稿，卽有罪我爲罵狀元者。昔王漢陂作杜甫遊春劇，人謂其罵宰相。今僕亦遭此謗，何李白杜甫之不幸，而林甫力士接踵於世也。此又僕之助公太息者也。

答宋荔裳

接來札，知連夕虎丘之遊甚樂。又欲唱和長調，以紀其勝。僕謂今日虎丘，變作生祠便覽；至中秋左右，則大似北方人作集酒米魚肉油鹽醬醋，無所不有。不但無一乾淨地，并無一乾淨人矣。袁中郎謂烏紗之橫，皂隸之俗，今日游人比烏紗皂隸橫俗十倍。先生乃欲和其光，同其塵耶？十三之夕，扁舟一過，千人石上，肩摩踵擊，而僕視之寂若無人，遂興盡而返。因賦水調歌頭云：「休待玉簫徹，我欲臥漁船。」此實錄也。聊以發笑。

追薦諸亡友啓

江南離亂，三變滄桑。吾黨風流，半凋霜露。徐子寄邵，戮血鸚鵡之洲；馬屍未裹，劉子右銘懷沙杜蘅之浦。魚腹長埋，顧子子臨臥文園而不起；蕙歎芝焚，華子壯與入武帳以無還。雉羅兔網，風寒易水；悲白虹貫日之年，潮怒錢塘。思素馬揚濤之夜，長沙賦鵲湘江之弔。無期中散彈琴，廣陵之傳遂絕；兼之陸子靈長，華亭唳鶴，一去三秋。湯子卿謨，簫館飛鸞，雙歸二載。淚碑猶濕，笑石難逢。鄴中之七子奄然，林下之五君盡矣。某等追尋風雨，感愴山河。讀庾蘭成思舊之銘，傷心鬼錄；咏陸士衡哀逝之賦，流涕人文。天問無辭，鬼招不返。用擇下元之節，爰延上刹之僧。廣建道場，弘修法事。一考天宮之鐘鼓，即登般若之臺；邀地府之衣冠，共禮菩提之座。滿空花雨，我佛如來；大地蒲團，故人必喜。願潔椒漿之薦，先薦空王；并賻束帛之資，轉資香火。庶幾虔心貝葉，無勞分范氏之舟；更祈稽首祝床，不異掛徐公之劍。非同託鉢，勿斬傾筐。

遺亡友湯卿謀書

弟別兄七年矣。一日不見，采蕭猶歎其久。况生死契闊哉。然思兄而不見，見阿雄如見兄焉。今阿雄又歿矣，弟永無見兄之日矣。悲哉悲哉。論者輒云：「天道無知，伯道無兒。」弟不謂然。蓋天以忌才爲道耳。既能殺才人，必能

殺才人之婦，豈不能殺才人之子。「覆巢之下，必無完卵。」老蒼毒手，和盤託出，非假夢夢也。所不可解者，鴛鴦雙打蘭蕙齊焚，孩抱中物，何不並束一棺，使父子夫婦同登鬼錄，方見斬草除根之計。而又片時懷憶，滿網七年。耶然正多此七年，襁褓者能行矣，呱呱者能言矣，髮漸垂，齒漸長，目漸識之，無手漸解塗抹矣。白頭老母，且喜弄孫。總角故人，亦欣得婿。乃于千絲萬縷，纏綿繫戀之中，一刀割絕，痛入心脾。七年之淚，枯而復生。七年之腸，斷而復斷。此弟前生三峽未了哀緣，重現此銷魂迷血之報。始知造化小兒，天資刻薄，顛倒世人。其忌才之心，發之益遲，受之益慘矣。獨怪兄之靈心慧業，非侍書天上，卽修文地下，何不稍示神通，冥加庇護，顧容閭羅老子，輕勾眷屬，何其甚耶。豈以劉安雞犬，盡室登仙，不欲令兒子墮五濁界中，抑夜臺寂寞，有歸來望思之悲，攜同膝下，作大家團圓頭也。聞阿雄病革時，兒啼曰：「母在此。」又驚曰：「有衣冠而髮者，呼兒去。」然阿雄八月而孤，未識母也。彼衣冠而髮者，其兄也耶。八歲小兒，又惡知今人之不衣冠不髮也。此時父母之靈來兒之靈去，忽然相遇，氣血感動，不覺呼出有天焉，而非人爲之也。果爾，則兄之呼兒去，似矣。而弟竊謂此悵憤之愛耳。庭堅忽諸若敖，餒而母乃闔于大義乎。弟每過兄家，必見阿雄客秋從長安歸，阿雄出揖，見其嶄然頭角，宛有父風，喜不自勝。一旦相奪，如傷重寶，中夜徬徨，憤恨填臆。故以前說歸怨于天，以後說致咎於兄也。兄得毋哂爲阿瑩故態耶。弟年來窮愁益甚，遂決捧檄之謀，或者惜其小試，不知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劔其喉，壯夫不爲一慚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惟鮑子知我耳。或者又疑其趨榮慕利，弟學佛人也。佛氏不貪梵王帝釋之位，而况「抱關擊柝」乎。看弟游宦十年後，不披髮入山者，非夫也。弟于此事，向往頗堅，但不得其門而入。宿德有云：「割愛第一。」今哭阿雄，愛心大動，又增修持一病。然過此以往，水流花落，總不相關矣。兄愛女已字徐公肅，此吾門高弟，真玉潤也。兄後事已了，更無遺憂所極，不忘者，野屋雙棺，佳城未築，然靈城龜市，自有定數，兄勿爲恨。他日生芻一束，重哭兄于白楊青草中，生別死離，乃爲究竟。則信矣。弟永無見兄之日也。并求見其如兄者，不可得也。可奈何。奈若何。臨風染翰，聊以發

九原之一涕而已。

予與卿謀往來書，不下千紙。卿謀歿後，皆失之。今作此書，以見雙鯉相思，幽明不隔爾。猶記予焚琴詩云：「願寄尺書遺地下，孤兒一曲最孤孤。」蓋用漢樂府孤兒行語，然竟爲此書作識，傷哉！自諷。

戲與瑤宮花史啓

嘗聞弄玉秦樓，喜隨蕭史彩鸞甲帳，愛伴文生盤塘江上，荆樹留題，清溪廟中，金簪答贈。蓋有情仙子，每戲人間。而薄倖才郎，亦歸天上。花史霞色雲粧，「蘭心蕙口」，玉樓賦慧，「金屋藏嬌」。瑤臺偶見飛瓊，鈿車遂依張碩。但願現影瑣窗，三生一笑，思香媚寢，五夜雙眠。綠樽翠杓，歡酌儂斟。碧杜紅蘭，我歌子和。巫女定來入夢，雲娘或可還魂。莫爲風裏楊花，永作天邊匹鳥，敢抒寸意，用托尺書。附詞一闕，寄如夢令云：「聞道碧兒相報，今夜綠華來到。願伴海棠眠，休把銀缸高照。知道知道，一點花心含笑。」

方望溪尺牘

與常熟蔣相國論征澤望事宜書

僕聞古之制戎狄者，欲大創之，則必堅壁以示之弱。蹙縮佯敗以驕之，委之畜產財物車甲以中之，使狃于屢勝，深入逐利。然後設伏要擊，一舉而撲滅之。李牧之守趙邊是也。漢武設謀馬邑，蓋用牧之遺教，不幸爲單于所覺，故不得已而與之逐于沙場。然其行師，近者不過數百里，遠者千里。惟絕幕之師，衛霍並出，窮戰比勝，爲千古所震耀。然師之所極，不過二千里，臨翰海而止耳。自是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則漢亦不復追躡矣。蓋道里可計，日月有期，饋餉相踵，芻牧以時，吾之士氣未衰，而馬力未竭也。然後長技可用，而敵不能支。其我功于絕域，惟武師之服大宛，陳湯之滅郅支，常惠之折龜茲，而是三者，皆非行國也。其城郭邑聚，人民產業，不可移徙，則其心有所繫，力有所極，而吾之計謀有所施，是皆循數推理而知其必然，非幸勝也。蓋郅支畏漢遠徙，依康居以國，而不禮其君，殺其女，徧虐其國人，則先自敗而瑕釁可乘矣。漢自武昭立，都護治烏壘，據西域之中，屯田積粟，厲兵撫衆，者四世，則地利得形勢強，道路悉矣。烏孫諸國皆承漢節，同時而發其兵者十五王，則郅支之羽翼盡矣。入其境，呼康居貴人與定謀，薄其城，康居以萬騎環城而備其逸。郅支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已出復還，則計慮周矣。郅支旣滅，計其戰死生虜及降者不過三千人，而漢以十五倍之衆壓之，是謂行師衽席之上，取敵囊橐之中，必克而無疑者也。至于龜茲，則國尤小，道尤近，故不戰而自屈。惟大宛之師，鑿空創始，用力甚艱。然自衛霍屢出，斬馘動數萬，單于懾伏，威震百蠻，而甲卒之屯酒泉以北者十八萬，故武師再行，當道小國莫不迎軍給食，遂屠命頭平行至宛，則所憑之勢厚矣。然天下騷動，相傳伐宛，漢兵之出燉煌者六萬，負載私從者不與焉，而終不能入其

中城，軍入玉門者萬餘人，故自前世皆以爲得不償失也。然前世之藩籬在邊塞，而我朝之藩籬在四十八家，故謂澤望跳梁，可置而不問，皆未知聖祖皇帝之廟謨，與我皇上之遠慮者也。但其地絕遠，非旬月可到。又逐水草移徙，無城郭可指。其隣近之國，雖仰我威德，至于臨敵決機，恐于能實心効命。萬一我師既至，而彼復遷徙鳥舉，則前勞盡棄，後策益艱。專制關外者，非不如此也。徒以造謀未審，暴師踰年，勞費已深，而無尺寸之效。恐聖主責言，無辭以對。故堅持前畫，請賊有可平之道，遷延歲月，以緩譴訶，而不暇爲國長計耳。以今之勢，莫若先爲不可犯，以待賊之瑕釁。相度山川面勢，道里走集，擇可耕可牧之地，宿兵屯田，召募邊民，習苦耐寒者，墾壕築壘，據其中央，臨制四旁。俾近西內屬諸部，有恃以無恐；賊至，則併心一力，彼此相援，乘機阻隘，必使大創，賊不至，則深耕廣蓄，牧馬練士，以揚軍聲。然後以本朝威信，漸被其與國，嚴邊市之禁，使王侯貴人，非邀恩賜，予無由得，綿繡采繪，部人非通邊市，無由得，茶布絮纈，養生送死之具，使其鄰近部落，一如漢時西域諸國，兵可發，君長可呼，然後明暴孽賊之罪，布告諸部，有與交通者，永絕互市。有能破其軍，擒其將者，以功小大，厚立賞格，使上下欣羨。有能連兵合謀，執其君以獻者，即分其土地人民，以予之。賜金百萬，他物稱焉。使孽賊孤立，恫疑，而與四鄰相猜，然後可俟其瑕釁，一舉而撲滅之也。僕荷兩朝聖主如天之仁，斷脰剜心，不足爲報。而辱公以古義相取，幾三十年，願俟獨對之頃，剴切直陳。雖不能遵奉衆議，而聖明天縱，一二載後，必重思公言，而審定國家之本計矣。望毋以爲老儒之常談而忽之。

與李覺庵書

適聞足下改官，巡撫山東，足下門望資格，得此非過。而僕若有意外之幸者，以舊游齊魯間，私心所蓄，欲藉手于足下，以發其端緒也。僕嘗謂今居古岳牧之任者，不在飾小仁，著小義，惟當建設長利，廣厲風教，爲國家厚根本。

僕嘗自濟寧赴清和道經馬關屯，彌望不見邊際。地沃衍而無居人，窮日之力，始抵逆旅。茅屋數區，舍後麥高六七尺，其莖不足以任其穢，問何以無耕者？曰：每水至高丈餘，則廬舍沒矣。僕生長山澤，習農事，凡下地利圩田，築隄障水而人耕其中，時蓄洩，歲入倍平壤。江北故有大澤，南宋時士人獻策，開永豐太平諸圩，六七百年以來，宜歛諸州皆仰食焉。永豐太平之隄，有高至三丈者，今馬關屯水深才丈餘耳。苟訊之士人，校三十年內水最大時高幾許，其土之粘墮而便爲隄者何所？域其地之三四以爲圩，歲得穀當數百萬斛，而東南之漕可減半矣。僕又嘗容淮揚間，見河壩棄地多肥美，問何以然？曰：恐歲稔而責稅急也，或既墾而原占者來爭也。往者聖上免各省歲賦動數十百萬，倘能上聞，當豐年存山東歲賦之半，俟荒稔募民興築，相地勢所宜爲大圩數區，起其土以爲隄，而環隄爲大川，通溝澮，相輸灌，以利船舶，官治廬舍，給牛種，募民耕之，此上策也。其次則先使富民試之，豫爲奏請，堅明約束，有能開地爲圩者，便與爲世業，可私買賣，敢以故籓爭者，重罰之。上熟二十年，而後薄征其租賦，苟一人得其利，則繼者不召而膺至矣。夫長利所以不舉者，以衆不能見其端而憚于作始也。使永豐太平之圩不築，則至今爲巨浸耳。聞徐豫竟冀間棄地與馬關屯相類者甚衆，使次第修舉，雖東南之漕可全罷也。古之聖人能使「菽粟如水火」者，無他焉。務博民于生穀而土無遺利，所謂善富天下者，取之于天地也。又僕嘗經孟廟旁，殿塑像爲老婦，曰孟母也。後殿爲少婦，美容飾，曰此夫人也。古者虞祭而外，春秋常祀，皆有男尸，無女尸，惡其褻也。子孫于先妣猶不爲尸，况設少婦之容于宮牆瞻仰之地哉？不意孟氏後裔愚蒙至此，宜卽開諭，使易爲木主。又聞齊魯間盛興三教祠，雖闕里亦有之，宜令有司奉至聖先師塑像，瘞之學宮，其祠仍聽合祀釋迦老子。凡此皆世人所目爲迂闊不急之務也，而教化之興實由于此。抑又聞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乃今守令以諸生爲蝥賊，諸生視之如僇，上下交相疾，而望教化之行也得乎？往者長沙陳公滄洲守江甯，始至卽諭諸生有行誼修飭而進見以求益者，吾與之爲賓主之禮。其毀廉隅，證爭訟者不禁，且檄諸縣簿載其名，歲

終報府，俟督學按試時上之。終公之任，諸生無證訟者。及公在理，士民號泣而從，如急父兄之難。然則謂士不可以教諭者，妄也。俗之敝，民之疵，蓋非一端。茲政教之尤大者，足下果能信而行之，當悉所聞，繼以進。

答某公書

自得手教，冲惕累日。以公知某之深，而猶未達愚心，不可以默而止也。比者浮說日滋，故謂公宜恍然爲戒；在某自能聞流言而不信，而公則不宜謂自反無是而忽之也。聖人繫易于乾之九三曰：「君子以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又曰：「二多譽，四多懼，三猶惕也，四則懼矣。」豈止于恍然爲戒乎？戒之云何？苟非道義之交，心多方限隔，俾不得親附是也。孟子所謂三自反者，君子處貧賤而遭橫逆，則然耳。若遭時行志，則不惟自反，必將使實德實事，有以大服天下之心，而誠無不動。古人軌迹昭然可睹，尙安用戒哉？然其初則必自能戒始。往年賁人妄言，能自通于左右，某以告，公益嚴密。二三同志不避怨嫌，而昌言于衆，至于今則寂然矣。此無稽之言，亦宜恍然爲戒之明效也。然浮言難息，較甚于影射。蓋影射有迹，而浮言無迹也。息之難，則所以絕其根源，而避其疑似者，宜尤力焉。來示又云：「相信相知如某，而猶惑于僉邪之言，得某書，慨然者久之。」則未察愚心，而于事之理，亦未達也。公與某患難相拯，情好久長，而數以無稽之言，責過當之語，相規非相知相信之深而能如是乎？然公位極公相，而惟恐布衣窮交不相信不相知，卽此見公之自待也厚，而視某亦不輕。此某所以于無稽之談，自覺不以告，而心不能安，義不可止也。以富鄭公之言，而蘇洵憂其無成，伊川程子謂于國家大事知而不言，爲名教罪人。蓋古之君子，于夙所愛敬，則責之倍嚴，忠之至厚之至也。若某所云，不過「憂讒畏譏」，世俗之淺意耳。然自某而外，恐亦無用此數數于左右者矣。公試思聞知舊被謗而置若不聞者，難乎？抑崎嶇而必以達規切而一無隱者，難乎？審此則可知鄙人之心矣。更有請者，我皇上德政日新，若因水災延問大臣，急宜開陳者，約有數事。

若盡獲施行，功在社稷。卽措注一二，亦澤被羣生。謹條列別簡，惟宿留謦言，何日得暇，尙當就公面議之。

與安溪李相國書

老母數日痰氣襲逆，倍甚于前，晝夜無寧晷。某于此時，尙何心及外事，而有不得不爲閣下言者。昨聞某官虧空一疏，遠近爭駭。果用其議，則旬日中故吏誅戮者數千人，械繫而流者數千家。期年之內，天下郡縣承追之吏，奪官者十八九。凡今之吏，孰是畏名義而輕去其官者？操之太蹙，必巧法別取以求自脫，恐繼自今，愚民得安其生者鮮矣。聞大司寇韓城張公止其議，至再三，彼于同官，尙不忍其動于惡。况閣下日與天子議政于廟堂，而可使國立謗政，民滋其毒哉？又聞在事者多云：「天子不嗜殺人，將從末減放流而止耳。」嗚呼！刑罰之施，惟其當否耳。使所虧庫金果羣吏侵欺，以便其身家，雖誅戮之不爲厲。而陷此者，多困于公事採辦，與大吏之誅求，其坐驕奢不節者，十無一二焉。故數十年來，執法者明知其弊而姑寬假之。若以放流爲輕罰，而可亟施，則未知其去死刑一間耳。卽以某身言之，聖上赦其死罪，又免放流，而老母之北行也，家人以赴任爲言。舟車之適，與無罪者等。徒以異水土思鄉井，而遭此篤疾。今諸公不昌言某議之非，而徒恃天子之寬仁，萬一果如所料，用其議而從末減，則此數千家老弱無罪而死者，不知其幾矣。閣下嘗語余曰：「聖人之心，卽吾人之心也。今使吾人殺一無罪而得爲王侯，必不爲也。則聖人之不以天下易此無疑也。」某常誦之，以爲明道之言。然則閣下宜用此言于今日矣。以去就爭之，可也。荀子曰：「馬駁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駁政，則君子不安位。」體國之義，當重以爲憂，非徒望閣下爲盛德事，伏惟鑒察不宣。

與孫司寇書

朔後一日薄暮，書吏送秋審冊到。僕以討論三禮，及閱庶常課藝事方殷，未得到班。次日薄暮，吏書持審單至，見雲南絞犯吳友柏改緩決，隨繙供招，覈自友柏起，既迫殺親兄之子，并傷寡嫂左右手，及族弟窮兇極惡，萬無可原。夫聖人不得已而有刑戮，豈惟大義實由至仁，蓋致天討于有罪，則不敢不殺。哀民彝之泯絕，則不忍不殺。所謂「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也。自古典刑之官，皆以刻深爲戒，故宅心仁厚者，不覺流于姑息。又其下，則謂「脫人于死，可積陰德以遺子孫」，不知縱釋兇人，豈惟無以復見殺者之心，而醜類惡物由此益無所忌，轉開閭閻忍戾之風。是謂引惡，是謂養亂，非所謂邁種德也。昔虞舜刑故無小，其命官曰「怙終賊刑」，而皋陶稱之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周公東征，破斧缺斨，東人歌思，以爲「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執事以儒者操事柄，望布大德，勿以小惠爲仁。卽改前議，仍所讞爲情真，若有人禍天刑，皆歸于僕，死者亦于公無怨也。望勿以爲過言而棄之。

與來學圖書

吾友舉用方自代，朋友之交，君臣之義，並見于斯，可以風世砥俗。但大臣爲國求賢，尤貴得之山林草野疎遠卑冗中。以其登進之道甚難，而眞賢往往伏匿于此也。若惟求之于平生久故，聲績夙著之人，舉其塗隘矣。萬一聖主命以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將何以應哉？抑又聞當官守道，固貴于堅，而察言服善，尤貴于勇。前世正直君子，自謂無私固執已見，或偏聽小人先入之言。雖有灼見事理，以正議相規者，反視爲浮言，而聽之藐藐。其後情見勢屈，誤國事，犯清議，而百口無以自明者多矣。必如季路之聞過則喜，諸葛亮之諄戒屬吏，勤攻已過，然後能用天下之耳目，以爲聰明。盡天下之材力，以恢功業。吾友此時，正宜用力于此，且與二三同志者交相勗，時相警也。餘不贅。

與吳見山書

抵京見某公，詰以兖州性資洞朗，其出牧政教，淡于民而或云子若不滿何也。某公愕然曰：「往年吾與商有無而不能應，然未嘗以聞于子，獨惡乎聞之？是必兖州疑余有憾而先自標白也。若用此有違言，則余之生平盡棄矣。非兖州之病也。子視余豈淺之乎？爲丈夫者哉。」觀其意色，似出中心之誠然。吾兄卒察之，恐傳言者乃有憾于某公，而搆之于吾兄也。僕道結兖境，凡數百里民，皆曰：「太守性寬靜，易良，獨未察吏胥情僞，輕出牒票，假以作威漁利。」沿河小吏亦曰：「凡督公事文書可驟致者，往往差役食飲道齋之外，求索百端。太守豈知此哉？」僕平生于得意之友，不敢以私干，而政令之不卽人心者，必以告。蓋朋友之交，道在輔仁，而莫先于規過。每見今之爲交者，多面相悅而退有後言，其聞他人詆訾，則漠然不概于心，而匿不以聞。凡此皆務容悅，將私便其求者，也是爲薄于友而苟賤其身，故常用爲戒。然亦有所聞，非真勇于責善爲朋好所苦，至見疏而齋怒者，以吾兄性資洞朗，與僕非一日之好，故不敢以俗情隱度，而道其所聞。記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惟速更而糾察之，卽別有所見，亦明以告我，俾得究切往復，務理之得事之當而無容心焉。古之爲交者，蓋如是耳。

與陳密旃書

數年前，與公始相見。窺其意象，卽不類于時人。自是每見滇黔人士至京師者，藉藉於公之循良不約而同。又徵于同官南中者，果不悖于所聞。故客冬方呻吟枕席間，聞公至，驟然而興。再過寓齋，不覺其言之長也。適接來示，知所云果刻著于心，而力言于大府，不惟喜宇宙間又得一實心體國之人，足爲民依，且自喜于天下賢人君子，每一見而得其崖略，欣暢如何。監司之體，在辨屬吏之清濁，而邇來廉辨敏肅者，尤當「觀其所由」，以爲義之

所宜。心之所不安而然者，必能明政恤民，久而不變。其忱于功令，謹身寡過者，次之。別有交深踴競之吏，假此以速進取，則其終不至于寇虐詭隨而忍爲大惡不止。凡善伺上官指意而操下如束溼薪者，皆此類也。位者天位，職者天職，其賢者能者，雖有憎怨，必釋吾憾而任舉之。其不爲民所賴者，雖吾近親尊屬，必斥而去之。壹以官爲準，壹以人爲衡，吾之愛憎喜怒，無幾微可雜于其間。而况親故之請屬，長官同僚之意鄉乎？往者安溪李文貞巡撫畿內，僕有親故爲屬吏，公將擢之，僕力言其非人。河間王振聲曰：子與夫人終不相見乎？僕曰：何爲其然？使無播惡于衆，而自驅于罟擗陷阱之中，乃所安全而愛厚之。其後果大刻于民，不終其官，乃謂僕無妄言。足下久練世事，無可効于左右者，故偶及此。想賢者所見固然，亦無俟僕之覆告也。建昌果廉能，宜早思所以處之。恐足下驟遷他省，雖知其善，不可如何，惟審察之。

與某公書

接來示，「自分此身恐無緣更畢志于經學。」此嗜學者之衷言也。然古之人得行其志，則無所爲書；聖人作經，亦望學者實體諸身，循而達之以與民同患耳。「一命之吏」，苟能職思其居，天德王道將于是乎寄焉。矧膺古牧伯之任，環地數千里，視其注措以爲休戚者乎？僕竊觀近代所號爲鉅人長者，大率以生人爲仁，而不知生其所不當生，則仁于生者，而大不仁于死者。以有容爲德，而不知容其所不容，則德于有罪者，而大不德于無辜者。傳曰：「惡人在位，弗去不祥。」惡在他人，而引爲己之不祥，何也？力能去之，而任其播惡于衆，則惡非其惡也，是謂拂天地之性而虧本心之明，無不祥大焉。抑又聞君子之行，必嚴于終，往者環極魏公踐履淳實，立朝諤諤，爲勢家所憚，造辟之言，天下矜誦，以爲無愧古賢。而論定之後，竟不得與湯陸齊稱，徒以巡察畿輔，不復有特操耳。孝先張公天資渾厚，可欺以方，其撫江蘇，間有過舉，未愜衆心。一旦奮不顧利害，排擊愷王，然後平生志事，昭

然若揭日月而行。吾子歷令守監司，漸登大府，仁聲義問，所至翕然，惜無由著直節于朝中。然就今所居之地而言其職之所當言，則視張爲易，視魏則尤易矣。信能舉邦人所重足而望，海內士大夫所傾耳以聽者，揚于王庭，便天下知儒者之學，剛柔無常，應物而動，皆可以爲後世標準，其有功於聖道爲何如？又安用口吟手披爲處隱就閒者之經學哉？僕晚交得吾子，道義之合，視平生昵好，殆有過焉。故所以致相愛重之道者，惟兼魏張之直節，而比肩于湯陸，幸無以爲妄言而漫聽之。

答程起生書

足下以周易要論相質數年矣，而未敢爲序，非故難之也。余成童爲科舉之學，卽治周易，自漢唐至元明，言理言象數之書，未有不經于目者。就其近正者，不過據聖人所繫之辭，隨文解意，而謂其理如是，其取象如是，至所以取是象，繫是辭，確乎能見其根源者，百不一二得焉。故學之幾二十年，于前儒所已言，一一皆能記憶而反之于心，則慨乎未有所明。乃舍是而治春秋周官，以春秋比事屬辭，五官各有倫序，可依類以求而互相證也。其後與安溪李文貞公論易，至乾坤之二爻，歸妹之初九六五，始灼見聖人繫辭取象之本義，確乎其不可易。見周易觀象而余于朱子所疑于渙之六四，亦若微有得焉。卦自否來下三陰爲小人之朋六上居四而成渙則小人之羣散矣當否之時國祚及也故諸多惟此爲大吉正象傳所謂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也故四爲渙主爻乃知卦爻之辭，皆有確乎不可易者。特後儒之心，知弗能貫徹焉耳。足下嘗言學易者，果明于陰陽得位之當否，而協諸本卦之時義，則亦可以得其比例。文貞易通論，已略見此義。而要論中所開闡，又多通論所未及，惜乎不得使文貞見之也。昔余以易叩文貞，輒有以開余，而余不能有開于文貞。文貞以春秋周官叩余，亦時有以開文貞，而文貞之開余者，則少。假而足下得與文貞面相質覆之所發必更多，惜乎並世以生而不得一遇也。若天假余年，而于易終有所明，當爲足下序之。

與呂宗華書

仲春始歸一札想已徹。僕曩者妄刪崑山徐氏所刻宋元經解，嘗爲吾兄略言之而未悉也。是書卷帙既多，非數十金不可購。遠方寒士，有終其身不得一寓目者矣。有或致之觀之不能偏也。有或徧之茫洋而未知所擇也。僕幸童稚時先君子口授經文，少長先兄說講，注疏大全，擇其是而辨其疑。凡易之體象，春秋之義例，詩之諷喻，尚書周官禮記之訓詁，先儒所已云者，皆粗能記憶。藉是爲基，故是編之刪，雖不敢確然自信。然大醖而不收，甚駁而妄取者，則鮮矣。僕始從事于斯，以爲一家之說未徧，則理或有遺，而心弗能廢也。雖至庸庸，甚者支離謬悠，而一語未詳，終不敢決棄焉。及徧一經，然後知三數大儒而外，學有條理者不過數家。而就此數家之中，實能脫去舊說，而與聖人之心相接者，蓋亦能幾。因復自惜，假而用此日力，以玩索經之本文，其所得必有過此者。然積疑之義，未安之話，發書終卷，必一二得焉。則又治經者所不可廢也。自惟取道之艱，思竭不肖之心力，以爲後學資藉，俾得參伍衆說，而深探者本原，遂過不自量而妄刪焉。矻矻于車船，奔迫人事叢雜中，蓋二十餘年，而後諸經之說粗畢。惜方刪取時，計此生不能更周覽，凡可有可無之說，多過而存之。又宋元諸儒文字繁夥，頗有數語可盡，而散漫至千百言者，皆未暇冷汰。兩年以來，衰病日深，大懼此業不卒，將抱終古之恨。欲于南中招學子數人，編而錄之，次第郵致，更加討論，排纂成書，而量其程期，役必浹歲。計所賞給，歲必百金。朋游間近，有一二人爲倡，而苦無繼之者。是書之成，豈惟蒙者二十餘年日力所耗竭哉？實數百先儒精神所併注也。果能卒業，異日遇有力者，傳而布之，俾承學之士，苦于鳬山原刻之難致，與觀之而難徧者，一旦踴足其心，而省其功力之十八，其爲踴躍當何如？又况支離謬悠之說，始學無主，侈見新奇，或棄周行，趨邪徑，以自投于荆棘，賊經侮聖，日蔓以延，廊而清之，以爲斯道之閑所關豈淺小哉？此僕區區所以重惜其無傳也。然是書不難于異日之傳布，而難于目前

之編錄。衰疾之身，懼且不能待矣。吾兄家故貧，洗手奉職，自無力以及此。然此宇宙間一公事也。凡辨書名，有心有目者，皆與有責焉。惟留宿斯言，苟遇其人，則誠告之，或有自遠而相應者，與僕與吾兄，非世俗之好也。餘生之事，惟茲爲急，是以敢切布之。

與鄂少保論修三禮書

三禮自注疏而外，羣儒解說無多。所難者，辨注之誤，芟疏之繁。挾經記所以云之意，以發前儒未發之覆耳。故僕始議人刪三經注疏各一篇，擇其用功深者各一人主刪一經注疏，一人佐之。餘人分採各家之說，交錯以徧。然後衆說無匿美，而去取詳略，可通貫于全經。爾時公卽手書以示諸君子，而應者甚稀。其後王學士分主儀禮，甘司馬主戴記，更立條例，計人數，俾各纂數篇。僕爲言人之意見各殊，所學淺深亦異，分操割裂，則一經中脈絡且不能流通，而況三經之參互相抵者乎？去取詳略之大凡，且不能畫一，而況別擇之精粗刪削之當否乎？衆皆默然，僕曾以告公，未見宣布退而思曰：豈謂吾不宜越畔而耘哉？用是不敢固爭。今更以儀禮相屬，雖已成之例，難以改更。而後此規模，豈可更不早定？夫周官注疏及訂義刪翼諸本，皆僕所點定也。其未定者，獨永樂大典中所錄取耳。分纂二三君子，皆用功多年，私心窮謂庶幾乎可畫一矣。及各成數冊，比類而參校之，雖大體不失。而去取詳略，意見多殊。分別屬聯，措注亦異。僕與鍾君晚反覆討論，以求其貫通，所費日力幾與特著一書等。觀此則儀禮戴記注疏及各家之說，樊然殽亂，而宿無定本者，其端緒之難理，殆有甚于斯矣。李侍講南還，旣以潘進士嗣事，則未竟之書，宜以相付。但僕見士友間留心于是經者甚少，望公面詢潘君暨姚徵士，擇定一人，俾速就功役。俟稿本旣就，僕當手訂一篇，並作按語，就中擇能者一二人，依式討論，俾彼此不相抵。若周官卒業衰病之身，尙留人世，自當與諸君子夜孜孜，不敢畏難而志怠也。

答尹元孚書

九月十月之交，舊疾復作，寒戰喘急，氣幾不能自存；不期望後，漸平。手札到日，已能倚床而坐。今食飲有加，憑几觀書，可至十數頁，自矢必嗣事于儀禮，未審能卒業否。太夫人葬祭之禮，酌今古而取其甚愜予心者，惟虞後更有卒哭之祭，尚仍舊說。又于謝賓引四禮，疑儀禮節略，顯與經背，不知新吾高安，何疎忽至此。宜究切而辨正之。令嗣長君秀偉，始相見，卽告以英華果銳有用之日，力不宜虛費于時文。今居大母之喪，自達其情，而應乎經禮，乃聞見中所寡有，又欲置科舉之學而學禮，偉哉能如此設心，卽聖人之徒也。北方之學者，近有孫湯、遠則張程，不過終其身不違于禮而已。孔子之告顏淵，惟以非禮自克。蓋一事或違于禮，一時之心或不在于禮，則吾性之信智義仁皆虧，而無以自別于禽獸。長君信能設誠而致行之，天下後世將推原于賢父之倡正學，大母之集天休于世俗，所謂功名，洵可以視之如敝屣矣。而賢欲使從學于某，則不敢自匿其情。戴記七教，分朋友而爲三，朋友之長者，卽師也。其幼者，卽弟子也。師之道，周官復分而爲二，以賢得民之師，乃大司樂職，所謂有德者也。以道得民之儒，卽大司樂職，所謂有道者也。曩者賢通書于某，辭意類孔、石二公之于孫明復，固辭至再三，而意益誠語益切，遂不敢終辭。蓋以師儒之義，不明于天下久矣。使時人得聞孔、石二公之義，實有關於世道人心，而孫氏之說春秋，某自忖省，亦可無愧焉。今長君欲學孔顏之學，非兼道德而有之，如程朱者，不可以爲師。某章句陋儒，雖粗知禮經之訓詁，于外行疏節，亦似無瑕疵，而清夜自思，父母兄弟，無一不負疚于心。所謂薄于德，虛于禮者也。何足以爲長君師，而賢又擬之西山父子之于攸亭，則于賢亦爲過言矣。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惟君子乃能矣。古之以禮成其身者，類如此。而世尤近事尤詳，莫如朱子。長君果有志焉，一以朱子爲師，足矣。必欲受業于愚，則講其節文而導之先路，竊比于胡李。

二劉而已耳。所以自成，必于管子所云日自循省焉，望更以此深告之。

再與劉拙修書

前承命辨別某氏詩說，倉卒奉答，姑就所云，略爲剖析，而私心所蓄，未能盡吐；謹續布之。僕少所交多楚越遺民，重文藻，喜事功，視宋儒爲腐爛，用此年二十，目未嘗涉宋儒書。及至京師，交三潔與吾兄，勸以講索，始寓目焉。其淺者皆吾心所欲言，而深者則吾智力所不能逮也，乃深嗜而力探焉。然尙謂自漢唐以來，以明道著書爲己任者衆矣，豈遂無出宋五子之右者乎？二十年來，于先儒解經之書，自元以前所見者十七八，然後知生乎五子之前者，其窮理之學，未有如五子者也。生乎五子之後者，推其緒而廣之，乃稍有得焉。其背而馳者，皆妄鑿牆垣而殖蓬蒿，乃學之蠹也。夫學之廢久矣，而自明之衰，則尤甚焉。某不足言也，浙以東則黃君黎洲壞之，燕趙間則顏君習齋壞之，蓋緣治俗學者，懵然不見古人之樊，稍能誦經書，承學治古文，則皆有翹然自喜之心，而二君以高名者，舊爲之倡，立程朱爲鵠的，同心以破之。浮夸之士，皆醉心焉。夫儒者之學，所以深擴異端，非貴其說之同也。學不明，則性命之理不順。漢代儒者，所得于經甚淺，而行身皆有法度，遭變抵節，百折不回，而其志必伸。魏晉以後，工文章，垂聲于世者衆矣，然叩其私行，不若臧獲之庸謹者。少遇變故，背君父而棄名節，若唾溺然。由是觀之，不出于聖人之經，皆非學也。乃昔之蠹學者，顯出于六經之外，而今之蠹學者，陰託于六經之中，則可憂彌甚矣。如二君者，幸而其身枯槁以死，使其學果用，則爲害于斯世斯民，豈淺小哉。僕于朱子詩說，所以妄爲補正者，乃用朱子說詩之意義，以補其所未及，正其所未安，非敢背馳而求以自異也。程子之說，朱子所更定多矣，然所承用，謂非程子之意義可乎？吾兄謂小序亦不可盡廢，最爲平允，然其無據而未甚害義者，朱子已過存之，其已刪而猶可用者，以鄙意測之，不過風雨伐檀兼葭數篇耳。其所已辯，則終不可易也。有不當者，仍望反覆之。

與閻百詩書

昨所論孔子歿，子張欲師有若。而記載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則曾子問一篇，皆母在時所講問，可正子瞻所譏于程子之誤。宜筆于書。至病程朱刪易經字，則不敢不多爲反覆。蓋專易經字者，漢儒之病也。程朱所刪易甚少，而皆依于理。僕每見周秦以前古書字形與聲近，則衆書所傳多異，卽一書諸本中，亦有增損改易。竊嘆古書不可通者，多以字訛而人莫能辨也。如商書「自周有終」，酒誥「爾尙克羞者惟君」，解者支離牽合，終不可通。若君與周互易，則其義不待詰而明矣。蓋篆體二字本形似也。韓退之羅池廟詩，乃此方之人，惟侯是非，按其前後辭意，昭然明白。而此以形訛北，惟以聲訛爲子瞻不能辨，又自爲之說，而大書深刻焉。則其讀書觀理之不詳可見矣。莊子外篇，舜將死，真冷禹曰：「不易爲遺令得乎？」史記封禪書，至梁父矣，而德不治，謂梁父非衍可乎。僕嘗自恨寡陋，見古書字訛，無所證據，而不敢擅易。願得博極羣書者以正之，故欲化足下之成心，而求助焉。非敢以辯翹明，惟足下鑒之。

與萬季野先生書

僕性資愚鈍，不篤于時。抱章句無用之學，倔強塵埃中。是以言拙而衆疑，身屯而道塞。獨足下觀其文章，察其志趣，以謂並世中明道覺民之事，將有賴焉。此古豪傑賢人不敢以自任者，昧劣如某，力豈足以赴其所志邪？某于世士所好聲華，棄猶泥滓。然辱足下之相推，則非唯自幸而又加忱焉。蓋有道君子重其任，則責之倍嚴，使僕學不殖而落行不植而歆足下，將有不得于心者。此僕所以每誦知己之言而忻與惕並也。蓋嘗以古人之道，默自付省，其無所待而能自必者，獨先明諸心，爲善不爲惡而已。至欲體道以得其身，非極「學問思辨」之功，所謂

篤行者終無本統。僕先世雖世宦達，以亂離焚剽去其鄉縣，轉徙六棠荒谷之間。生而飢寒，雜牧豎，朝夕蘇茅泔，非以治饕殮。未能專一幼學，優游浸潤于先王之遺經。及少長，則已操筆墨，奔走四方以謀衣食。或與重蒙鉤章畫句，噉譟嚶嚶。或應事與俗下人語言，終日昏昏，體精苦神。其得掃除塵事，發書翻覆者，日不及一二時。古之謀道者，雖所得于天至厚，然其爲學必專且勤，久而後成。故子曰：「發憤忘食。」其學易也，曰：「假我數年。」今僕智識下古人千百，而用功乃不得十一。如乘敝車罷牛，道長塗，曲轂絕險，又值膠枝盤根，結其縲而闕其輻，不亦難乎。以此知士有志于古人之道，不獨旣成而行有命，其成與否亦天所命也。然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致死，其有得于身，與有得于後，則吾不敢知。南歸後，蹤跡具與崑繩書，幸索觀，時賜音耗，以當講問，吾之望也。

答申謙居書

李渭占至京師，見足下所爲聖木行狀，無世俗蕪濁之氣。因謂如此人當益勸學，俾治古文。適得來示，乃復記憶丙戌之春，聖木爲言生徒中有秀出者，即足下也。僕聞諸父兄，藝術莫難于古文。自周以來，各自名家者僅十數人，則其艱可知矣。苟無其材，雖務學不可強而能也。苟無其學，雖有材不能驟而達也。有其材，有其學，而非其人，猶不能以有立焉。蓋古文之傳，與詩賦異道。魏晉以後，姦僉汚邪之人，而詩賦爲衆所稱者有矣。以彼瞋瞞于聲色之中，而曲得其情狀，亦所謂誠而形者也。故言之工而爲流俗所不棄。若古文則本經術而依于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僞爲。故自劉歆承父之學，議禮稽經而外，未聞姦僉汚邪之人，而古文爲世所傳述者。韓子有言：「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茲乃所以能約六經之旨以成文，而非前後文士所可比並也。」姑以世所稱唐宋八家言之。韓及曾王並篤于經學，而淺深廣狹醇駁等差各異矣。柳子厚自謂取原于經，而掇拾于文字間者，尙或不詳。歐陽永叔粗見諸經之大意而未通其奧蹟。蘇氏父子則概乎其未有聞焉。此核其文而平

生所學不能自掩者也。韓歐蘇曾之文，氣象各肖其爲人。子厚則大節有虧，而餘行可述。介甫則學術雖誤，而內行無頗。其他雜家小能，以文自禱者，必其行能少異于衆人者也。非然則一事一言，偶中于道而不可廢，如劉歆是也。然若歆者亦僅矣。以是觀之，苟志乎古文，必先定其所嚮，然後所學有以爲基。匪是則勤而無所。若夫左史以來相承之義法，各出之徑涂，則期月之間，可講而明也。來示云：三至京師，聞僕避客，次且而不進，僕敢自侈大哉。凡叩吾之廬，多汲汲于名稱，而欲僕爲之羽翼者也。如是則務學之根源絕矣。僕疾病衰疲，安能舍己所務，與之佔佔而喋喋乎？若足下資材既有可藉，而謂占又極言內行之修，固所願見而重以此事相勗者也。八家集僕無暇點定，足下所知識，有在京師而能任此者，當以舊本付之，是不可得，則俟會面而講以所聞。僕嘗爲儀禮喪服或問，戴記附焉。此人道之根源，以足下方讀禮，錄其易忽者數條以質。惟切究之餘，不贅。

與安徽李方伯書

得來教，忻悚合併。執事服官有年，聲績顯布中外。尙恐民治有缺，越二千里而詢于愚儒。今而知所至，稱賢不苟然也。安徽諸郡，吏民所公患，莫若採鐵。初額僅七萬觔，有奇。大府上言，宜撥移產鐵之地，部議駁責，轉加三倍，自是無敢及此者。倘能與有司詳議，白大府密劄奏聞，而陰有以慰戶部及內府諸郎吏之心，然後露章以請，則無曩者壅遏之患矣。又凡害之已見者，人知憂之，而伏積于無形者，則昧焉。往者遂甯張公子爲懷甯縣令，謂周官荒政，弛山澤之禁，令民得縱漁樵，自是以後，歲小稔，衰惡民千百爲羣，決隄防，毀墳禁，莫可禦止。古者山澤隸乎官，故弛其禁以利民。今則民力所自營，而租賦之所從出也，可任其相刦奪乎？用此二十年中，皋陸陂池，少遠于宅舍者，民皆棄置而不務。孳息薪材，魚鼈價踴三倍，使常利坐失于伏闕之中，而亂心生于理平之日，非早遏其流，異日必爲亂本。昔宓子治單父，齊師將至，父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使邑人出自刈，傳郭者三，請宓子不許。」曰：

「甯使齊人刈之，令吾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此仲尼之徒，深明于先王以道立民之意也。其他法久弊生而宜革者，如鋪設總甲以稽竊賊，而爲賊謀主。江置汎地以防大盜，而爲盜窟宅。里立鄉約保正以息爭訟，而鬪辨繁，壅蔽生。執事久官南中，聞此必熟矣。若能與所司詳議而改紀之，俾良有司奉行有成效，則下其法于諸郡，非一時之利也。凡茲所陳，或關於大府，或責之有司，或議于同官，執事皆可爲之樞紐。若官中之事，以執事之仁明，必曲得其次序久矣，無待于某之廣告也。

與孫以甯書

昔歸震川，嘗自恨足跡不出里閭，所見聞無奇節偉行可紀。承命爲徵君作傳，此吾文所託以增重也，敢不竭其愚心。所云「羣賢論述，皆未得體要。」蓋其大致不越三端：或詳講學宗旨，及師友淵源，或條舉平生義俠之迹，或盛稱門牆廣大，海內嚮仰者多。此三者，皆徵君之末迹也。三者詳而徵君之志事隱矣。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某人之規模相稱。太史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裝資，瑣瑣者皆載焉。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備矣。故嘗見義于留侯世家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宋元諸史，若市肆簿籍，使覽者不能終篇，坐此義不講耳。徵君義俠，舍楊左之事，皆鄉曲自好者所能勉也。其門牆廣大，乃度時揣己，不敢如孔孟之拒孺悲夷之，非得已也。至論學，則爲書甚具，故並弗採。著于傳上而虛言其大略，昔歐陽公作尹師魯墓誌，至以文自辨而退之之誌，李元賓至今有疑其大略者。夫元賓年不及三十，其德未成，業未著，而銘辭有曰：「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則外此尙安有可言者乎？僕此傳出，必有病其太略者。不知往者羣賢所述，惟務徵實，故事愈詳而義愈隱。今詳者略實者虛，而徵君所蘊蓄，轉似可得之意言之外。他日載之家乘，達于史官，慎毋以彼而易此，惟足下的然昭晰，無

惑于羣言，是徵君之所賴也。于僕之文，無加損焉。如別有欲商論者，則明以喻之。

與翁止園書

苞白止園足下，僕晚交得吾子，心目間未嘗敢以今人相視。及遭禍，所以憫其顛危，開以理義者，皆不背于所期。是吾子所以交僕之道已至也。有疑焉而不以問，則于吾子之交爲不稱，故敢暴其愚心。近聞吾子與親戚以錐刀生隙，一嘖有煩言，一布流聞齒。雖告者同辭，僕堅然信其無有。然蘇子有言，「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毋乃吾子之夙昔尙有不能大信于彼人者乎？僕往在京師，見時輩有公爲媒嬖者，青陽徐詒孫曰：「若無害，彼不知其不善而爲之也。」吾儕有此，則天厭之矣。昔叔孫豹以庚宗之宿致餒死，叔向娶于巫臣氏而滅其宗。蓋修飭之君子，不獨人責之，天亦責之。詒孫之言，可謂究知天人之故者也。僕自遭禍，永思前愆，其惡之形于聲動于事者無幾也。而遂至此極者，既將以士君子爲祈嚮，而幽獨中時不能自灑濯，故爲鬼神所不宥。吾子高行清德，豈惟信于朋友，雖鄉里間愚無知者猶嘆羨焉。然則子之行身其慎矣哉。僕又聞古人之有朋友，其患難而相急，通顯而相致，皆未務也。察其本義，蓋以「勸善規過」爲先。僕自與人交，雖素相親信者，苟一行此，必造怒而逢尤。僕每以自傷，然未敢以付吾子。于前所聞，既信吾子之必不然。于後所陳，又信吾子必心知其然，是以敢悉布之。

與李剛主書

九月中，自塞上歸，附書相問，而息耗久不至。仲冬望後二日，或致函封發之，則太夫人行述也。呼兒章讀之，篇終而郎君長人之狀附焉。驚痛不能夕食。太夫人毫而考終，在仁孝者猶難爲懷，況重以長人之天枉乎？此子天民

之秀，非獨李氏所恃賴也。僕不能自解，豈能爲吾兄解。然有區區而欲言者，言之則非其時，而重傷吾兄之意，不言則于交友之道爲不忠，是以敢終布之。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僕平生所遭，骨肉閔凶，殆人理所無。悲憂危蹙中，每自念性資迫隘，語言輕肆，與不祥之氣，實有相感召之理。以吾兄之德，行醇懿而衰暮，懼此語之天道，有不當然者。竊疑吾兄承習齋顏氏之學，著書多嘗警朱子，習齋之自異于朱子者，不過諸經義疏，與設教之條目耳。性命倫常之大原，豈有二哉。此如張夏論交，曾言議禮，各持所見，而不害，其並爲孔子之徒也。安用相詆訾哉。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孔孟以後，心與天地相似，而足稱斯言者，舍程朱而誰與。若毀其道，是謂戕天地之心，其爲天之所不祐，決矣。故自陽明以來，凡極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僕所見聞，具可指數。若習齋西河又吾兄所目擊也。僕自今年來，食飲日衰，塞外早寒，得上氣疾，幾死者再焉。恐一旦委溝壑，則終無以此聞于左右者，是僕負吾兄夙昔相愛重之誼，而死有餘責也。昔泰伯無子，伯魚早喪，况吾兄子姪甚殷，固知所陳，理弱情鄙，不足移有道者之慮。然君子省身不厭其詳，論古不嫌其恕，儻鑒愚誠，取平生所述，嘗警朱子之言，一切薙芟，而直抒己見，以共明孔子之道。則僕之言雖不當，而在吾兄爲德盛而禮恭，所補豈淺小哉。聞太夫人既耐葬，僕身拘縲，兒童參後，不可以風，將使獻歲赴弔，先此代唁，並呈長人哀辭。其遺腹，若天幸男也，則速以報我。臨簡哽咽，不盡欲言。

與一統志館諸翰林書

苞頓首。僕未受事時，舊志勿論。既立條例後，新纂一郡稿成，隨命學子校勘，次山再之，僕三之，始發謄錄。及觀清本，而罅漏又自見矣。班覆之而更寫焉，自視若無遺憾，及各府州志畢萃，而又牙相抵者且百出矣。諸公勿謂此文事之淺者，心與目畢至焉，而後知其曲艱也。明統志爲世所詬病久矣，然視其害，尙似一人所條次，譬爲巨

室千門萬戶，各執斧斤，任其目巧，而無規矩繩墨以一之可乎？是書所難，莫若建置沿革，山川古蹟，振奇矜能者，大率博引以爲富，又不能辨其出入離合而有所折衷，是以重復詛舛牴牾之病紛然而難理。不知辭尙體要，地志非類書之比也。所尙者簡明而難冗則愈晦，然簡明非可強而能，必識之明心之專，徧于輿蹟之中，曲得其次序，而後辭可約焉。其博引而無所折衷，乃無識而畏難，苟且以便之術耳。故體例不一，猶農之無畔也。博引以爲富，而無所折衷，猶耕而弗耨也。且或博焉，或約焉，卽各致其美，而于體例已不一矣。望賢公以公心酌人言，以實心集公事，而毋師其成心，僕敢不虛己以聽乎。

答程夔州書

散體文，惟記難撰。論辨書疏，有所言之事，誌傳表狀，則行誼顯然。惟記無質幹可立，徒具「工築興作」之程期，「殿觀樓臺」之位置，雷同鋪序，使覽者厭倦，甚無謂也。故昌黎作記，多緣情事爲波瀾。永叔介甫，則別求義理，以寓襟抱。柳子厚惟記山水刻雕衆形，能移人之情，至監察使四門助教武功縣丞廳壁諸記，則皆世俗人語言意思，援古證今，指事措語，每題皆有見成文字一篇，不假思索。是以北宋文家，于唐多稱韓李，而不及柳氏也。凡爲學佛者，傳記用佛氏語，則不雅。子厚子瞻皆以茲自瑕。至明錢謙益，則如涕唾之令人褻矣。豈惟佛說卽宋五子講學口語，亦不宜入散體文。司馬氏所謂言不雅馴也。寄來二作皆不苟所雅，甚數語，乃時人所謂大奸者，他日當面析之。此雖小術，失其傳者七百年，吾衰甚矣。兒童粗知其體要，不幸中道殂，賢其最哉。

答喬介夫書

蒙論爲賢尊侍講公作表誌，或家傳。以鄙意裁之，第可記開海口始末，而以侍講公奏對車邏河事及四不可之

議附焉，傳誌非所宜也。蓋諸體之文，各有義法。表誌，尺幅甚狹，而詳載本議，則擁腫而不中繩墨。若約略撰載，傳情事不詳，則後之人無所取鑒，而當日忘身家以排廷議之義，亦不可得而見矣。國語載齊姜語，晉公子重耳，凡數百言，而春秋傳以兩言代之。蓋一國之語可詳也，春秋傳總重耳出亡之迹，而獨詳于此，則義無取。今試以姜語備入傳中，其前後尙能自連掉乎？世傳國語，亦邱明所述，觀此可得其營度爲文之意也。家傳非古也，必陋窮隱約，國史所不列，文章之士，乃私錄而傳之。獨宋范文正公范蜀公有家傳，而爲之者，張唐英司馬溫公耳。此兩人故非文家，于文律或未審。若八家則無爲達官私立傳者。韓退之傳陸贄陽城，載順宗實錄。順宗在位才踰年，而以贄與城之傳附焉，非所安也。而退之以附焉者，以附實錄之不安，尙不若入私集之必不可也。以是裁之，車邏河議，必附載開海口語中，以俟史氏之採擇于義法乃安。凡此類，唐宋雜家多不講，有明諸公亦習而不察，足下審思而詳論之，則知非僕之臆說也。

與程若韓書

來示，欲于誌有所增，此未達壽文之義法也。昔介甫誌錢公輔，毋以公輔登甲科爲不足道，况瑣瑣者乎？此文乃用歐公法，若參以退之介甫法，尙可損三之一，假而周秦人爲之，則存者十二三耳。此中出入離合，足下當能辨之。足下喜誦歐公文，試思所熟者王武恭、杜祁公諸誌乎？抑黃夢升、張子野諸誌乎？然則在文言文，雖功德之崇，不若情辭之動人心目也。而况職事族姻之纖悉乎？夫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如煎金錫、鑿礦去，然後黑濁之氣竭而光潤生。史記漢書，長篇乃事之體本，大非按節而分寸之不遺也。前文曾更削減，所謂參用介甫法者，以通證近北宋人，不能更進于古，今並附覽，幸以解其蔽，必欲增之，則置此而別求能者可也。

方
望
演
尺
願



三

彭公案	洋裝四冊 定價三元六角
濟公案	洋裝四冊 定價三元二角
施公案	洋裝四冊 定價四元四角
三門街	洋裝二冊 定價一元五角
再生緣	洋裝一冊 定價一元一角
醉剛反唐	洋裝一冊 定價九角
大紅袍	洋裝一冊 定價九角
小紅袍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列國演義	洋裝四冊 定價二元四角
三國演義	洋裝四冊 定價二元
水滸	洋裝四冊 定價二元二角
蕩寇志	洋裝四冊 定價二元二角
紅樓夢	洋裝六冊 定價二元八角
紅樓夢	洋裝一冊 定價八角
英烈傳	洋裝二冊 定價一元一角
乾隆遊江南	洋裝一冊 定價八角
說唐全傳	洋裝一冊 定價八角
雙美奇話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平山冷燕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四遊記	洋裝一冊 定價一元
五虎平西	洋裝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五虎平南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